

雨窗集

周良沛



诗人丛书

雨窗集

周良沛

，
第
二
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雨窗集

周良沛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插页 4 字数 50,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10100·636 定价：0.36 元

责任编辑 丁 芒

前 言

去年伏天，人们在四十度以上的高温的北京，几乎要向酷暑求饶的时候，我却在昼夜大雨，酷似深秋的春城。穿上夹衣，也不太暖。四处弥漫着潮湿的水腥气。檐雨淅滴，困在旅店，窗口成了闪着珠光的雨帘。开窗，雨飘桌面，风卷稿纸。我常常闭门闭窗，呆望着窗外灰白的雨空，檐雨在风中也似有素手撩动珠帘。我几乎不知道是它引起我辽远的遐想，还是只能那么把人望痴望呆，让人困在被雨水困得莫名的惆怅里。

那时，我正担心刚好的手疾又在阴雨中复发，手一发病，等于剥夺了创作权利；也为上长白山和一些工业基地生活一段时间作出发准备，等着一位在被洪水冲垮路基的铁路线上赶路的朋友来到，好结伙而行。我是在等待的焦躁中，我是在迎接那对我完全陌生的生活的惶惑里。找到一篇多年前夜泊浔阳时写的旧稿，对着雨窗重改：

水上灯影，是杯杯酒里的愁火，
舱外秋雨，似琵琶琴弦从天而落，
弦拨，重见江州司马泪湿的青衫，
秋雨淅淅，是天涯沦落的歌？……

望着窗外似琴弦的雨线，当时《诗刊》社来信问我交与《诗人丛书》的小册子叫什么书名时，我似乎没经过什么考虑，就将书名决定为《雨窗集》。

后来，我才明白自己是在痴望雨弦中，想到古代同人民共喜忧的诗人——江州司马，也想自己该拨响哪根弦，唱支什么歌？从塌方线上赶来的朋友，仿佛是哲学家与作家的合一体，自然是我写作上的兄长。对着雨窗，我们就象窗外沉郁、不休的雨声一样，议论诗人和作家对生活的责任感。

我们深痛恶绝庸俗社会学，想起它在我们当中泛滥猖獗时，我们几乎没有诗，即使对一个与诗无关的人，对一位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的公民，没有诗，也是对民族，对自己难以忍受的耻辱。

我们也自问自省在创作中表现对生活的责任感如何时，相望相闷地沉思。

长期以来，有人简单地把这两者等同或故意搞混起来，逼得人有时简直不敢多提后者。若后者的提倡等于庸俗社会学对它事实上的取代，诗人首先就是对诗失责；诗人不是以诗来表达他对生活的责任感，他的责任感问题也就不是诗之内的议题；要议，只能从诗中议非诗的东西，或以非诗的态度议诗了。

记得风景风情诗、咏物诗、讽刺诗、情诗等等不能列为“样板”就得打入题材禁区的光景，真是谈诗色变。庸俗社会学在某时某人特定的政治需要下施以淫威时，诗人不是弱者就是无辜的殉诗者。诗人的触角不能伸向广阔多彩的、生活的、美的领域，也就有负诗的视觉。

怀着灵感涌至的冲动，怀着写诗的苦闷，又再看到物极必反吧，现今的诗集，有时不问内容，非得有点香艳的“爱情”、“少女”或有些耸人听闻的暗示嵌进书名，订数也才上得去，这是一场浩劫留下疼痛缠人的后遗症？还是该看作对“左噪门高八度”的嘶叫的报复？一个人，若不把自己与作品，一道当作商品投入交易的赌场，甘居寂寞，可能就是诗人最好的诗了。

文学作品，还是该有时代精神的。过去有的

评论把它庸俗化了，也就不怪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我想，要时代精神首先得要现实主义才行。前者决不是后者的政治佐料，精神振奋剂，或“拔高”人物，“拔高”生活的肥仔菜。最近，人们为讨论抒情诗中的“自我”问题发表过各式意见，也无非要求诗人有个发现、认识、表现生活中美的情愫的“自我”。若是将诗作为美的同义语，美又不是外在的、华词丽句的堆砌，这也无非要诗人从生活中发现、认识、表现时代的诗。美的情愫与现实主义要求对时代准确、艺术的笔墨溶合。

我在这样胡思乱想中开始了长白之行和在我国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的生活。那些日子是令人难忘的。有个雪花骤飞的晚上，雪寒带来异样的冷寂中，我的屋里被房门连续的叩击声叩热闹了，进来的，有车间工人，有书记派来的同志，都是担心天冷，给我抱来棉衣、大衣。我一个个地呆望着，我整夜地细想着：我们的生活啊，今夜我又在哪里？一位因工伤而残在看澡塘的工人，只是见我在厂报上发表过一首赞颂汽车工人的歌，开塘前就拉我在澡塘的大池里泡着，讲他为自己孩子受到社会上某些病态思潮的影响的忧

虑。他那苍劲、深沉的声音，忧儿忧世风而蹙起的眉头，都象木刻刀以我的心作木板，在上面一刀一刀地刻。我在当地报纸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有人为它所触及的人事所发的异议反映到上头，党委书记却表示作家应该这样真实地去反映生活时，我感到比雪天送去的大衣更温暖，是暖着心灵的火。有的同志，去冬见我，总是很仔细地看看、摩摩与我终日相伴，对他也毫不陌生的拐杖，问问这是伐木工人为我新作的么？一听，就知道他是读过我的《礼物》。这首诗，离能艺术地表达我对伐木者之情还很远，同志仅从它说了伐木者送我拐杖这一情节引起这么一番情思，叫人心也难以平静。艺术上未达到的却让人想到诗人该作的。想起这些事，虽然离开那儿多日，心里也为欠下一笔文债而不安。缺乏写作的才能，只能带来还不清债务的痛苦。在那里，工人每周的“周末诗会”我都参加。我们互相传阅、讨论作品。工人的诚挚坦率是感人的，对探讨工业诗的兴趣与苦恼又是共同的。工业诗，很难从过去“小桥流水人家”、友赠、咏物、闺怨等等诗里去借鉴什么。得将许多被人认为不能入诗的东西入诗。明知这样很困难，以至是失败在等着自己，我还是

将节油、改装这样的问题，试图能在诗里得到表现。我过去下笔的那一套，似乎没什么用处，全得一点点试着学写，也希望最后能得到汽车工人的点头。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的诗，我也学写过，写得能否给人美的感受，还是让人感到无病呻吟，也是自己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就是能写好，只写那，也都写那，也有个美的失调的问题。写工厂的诗，“实”到具体的人事，也许当事人会为它的“真”称赞你对事负责的态度；可是如果不能从“实”中“虚”出人们对生活都能感受到的诗情、理念，局外人是无法读它的。于是，写着又有写着苦恼。

明知没写好，我还总是愿意这么写，这样起码可以减轻点精神负债的负担。自知无能只有多出点憋力，决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吧。回北京，见《诗人丛书》第二辑的集稿工作还没最后完成时，我也就将原来计划编进《雨窗集》的东西，尽量用写汽车工人的诗把它换下来。这几年，廖公弦同志每次见我，都提到我俩都在年轻时，他看到我写的《矿山记事》，作者并非忘记自己过去的作品，而是对那些作品是否具有保留的必要缺乏自信。公弦这一提，我就想：各样的作品有各样的

读者，在不同的土壤上找到自己生存的条件。加上读到有些诗集，翻到其中每首诗都感到不错，放在一本书里在一起读，又为它们的题材、写法太接近而感到难以读下去。因此，也为增加一种题材，我好容易在图书馆的书库里找到这首《矿山记事》收进这本小册子。同时，这三年我编了几本诗集，还没收过我的纪念诗。象《没有写完的诗》，既没写完，也是我没有发表作品权利时的残稿。转眼之间，这周就是当年我悼念的这位智者贤者的六周年忌辰。我写过些诗，出版过诗集，若不把当年为悼念他的心境的分行抒写拿出来，心里总是不安的。

离开诗界二十年后，我归队又写了三年了，写着这篇前言时，我又想到去年决定书名为《雨窗集》时，望着窗外似琴弦的雨线，我想着自己该拨响哪根弦？唱支什么歌？

一九八二年元月四日，云南饭店

目 录

前言.....	1
牯岭.....	1
浔阳夜泊.....	2
武汉站.....	3
采莲.....	4
江村小景.....	6
杏花春雨.....	8
山溪.....	10
漂.....	11
野渡.....	13
雪兆.....	15
吉林参.....	17
长白的草.....	19
松花湖.....	21
长春.....	23
伪满皇宫.....	25
汽车装配线.....	27
夏休.....	29
汽车——高速公路.....	31
这里.....	34
创业大街.....	36
小毛驴与汽车.....	39

在七十四栋的奇遇.....	41
汽车城所见.....	44
雪寒.....	45
大压床.....	50
焊.....	52
发动机.....	54
哲学·艺术.....	56
矿山记事.....	58
工地.....	65
矿灯.....	70
给我，草叶.....	72
您，就是一支歌.....	78
没有写完的诗.....	90

牯 岭

云掩在篱墙似半片门户，
绕在指上如飘飘的舞袖。

瀑布化作悬崖飞进的白雪，
晴雨，似飘洒着阳光的清风，
明灿又清凉，是濡湿了的光，
洒在一地，如银河倒流。

古寺钟声，回旋得山林更静，
云雾轰然，滚滚却似倒海涛涌，

远望，心广，三镇、安庆尽在眼底，
大江浩浩荡荡，直往天际奔流，
枫叶青，菊不黄，风清气爽也似秋，
山门关进的飞云，半遮庐山眉目！

浔阳夜泊

水上灯影，如杯杯酒里的愁火，
舱外秋雨，似琵琶琴弦从天而落；
弦拨，重见江洲司马泪湿的青衫，
秋雨淅淅，是天涯沦落的歌？

青衫湿，是知民苦，
为民贬官，民苦，他更愁；
琵琶断弦，断灭了哭干泪的时代，
一曲绝唱，是绕梁千年的琵琶歌！

雨丝根根如琵琶弦挂在浔阳渡头，
却拨不响当年泪湿青衫的歌；
诗人在弦上是沦落人的知音，
江水不断，就流不断他的歌！

武 汉 站

行进，行进，不停地行进，
集合，分散，分散又集合；
旋转的车轮，奔去又滚来，
向四面而去，自八方汇合。

汽笛抒唱人们别与逢的激情，
气浪的白烟裹着车轮飞滚，
列车转动，颤动悠悠的笛音而去，
白烟象远远挥别的纱巾。

分与合，辩证着人生的哲学，
这里的节奏，总是来去匆匆；
车轮无休的旋转是无终止的奔跑，
生的活力在这里是最蓬勃的运动！

采 莲

荷叶上，是亮晶晶的水珠，
船荡，水荡，荷叶象醉幌于清风，
大珠小珠，滚在翡翠似的荷盘，
奇幻的色彩，又有乐音的断续……

摘束莲蓬，十指染香，
荷蕾一触，惊放，含羞，
绯红绯红，象羞于没能献出自己，
结出清脆肥硕的莲蓬。

手作桨，手采莲，满摘莲盆，
姑娘个个争、忙，两颊绯红，
我们的姑娘，何消红妆点染？
满袖香风，一塘花红，只用这里的劳动。

荷塘似明镜，

映得花红，人也红，
蓝天、白云，
飘流在荷塘中。

云开花下，船浮云中，
多美啊，我们村里的姑娘，
还有我们的土地，
还有我们的天空……